



马模贞 主编

毒品在中国



德宏州公安局
緬甸查獲的鴉片
及海洛英(部分)



马模贞 主编

毒品在中国

胡熙明



·北京·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200号

毒 品 在 中 国
DUPIN ZAI ZHONGGUO

马模贞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199000 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ISBN 7-200-01963-1/I·233

定 价: 5.40 元

序

蔡志基

当前，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社会公害，它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与社会安全。目前在全球泛滥的毒品种类繁多，鸦片类毒品（以海洛因为代表）是其中主要的一类。这些毒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毒性，称药物依赖性，很容易使人产生瘾癖，成瘾者将不顾一切地、无止境地寻求毒品来解瘾，造成健康的严重损害，同时带来社会问题。

我国在历史上曾经受过鸦片烟毒的严重危害，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直接产物，全国人民对此记忆犹新。旧中国的历届政府虽然开展过禁毒工作，但成效极微。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严禁烟毒群众运动，在短短三年内清除了鸦片烟毒祸害，在我国和国际禁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年来，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并有发展趋势，有些局部地区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已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马模贞教授等编写的《毒品在中国》一书，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及时地向读者提供了这方面的知识。相信这本书的

出版将会对广大群众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从而对我国禁毒事业作出贡献。

第一章 吸毒者众生相	1
在戒毒所内.....	1
尤莉之死及温约翰的痛苦.....	2
杜冷丁成瘾者的结局.....	4
是谁坑害了他?.....	5
“鬼寨”.....	6
“恶魔”的奴隶.....	8
黑色漩涡.....	10
“救救孩子!”.....	13
第二章 侵略者的鸦片走私与纵毒	17
底野迦·福寿膏.....	17
灭绝人种的贸易.....	20
英国绅士的拙劣表演.....	26
鸦片贩子策动的战争.....	28
合法公行的“洋药”.....	32
日本侵略者的纵毒活动.....	35
第三章 毒祸连绵滚滚来	40
毒雾弥漫与白银外流.....	40
芙蓉花开欲断魂.....	43
娼·赌·鸦片烟.....	46
“几时瘾断国运开?”.....	49
第四章 近现代禁毒的点与面	52
清王朝洗不掉的耻辱.....	52

禁烟的志士仁人	59
革命党人的夙愿	65
北洋政府的禁绝幻梦	70
勒种、“赐种”与“铲烟”	74
“国内的鸦片战争”	78
国民政府“禁政”之一	83
国民政府“禁政”之二	89
国民政府“禁政”之三	92
阎锡山禁烟面面观	97
“呜呼中国，何时是岸？”	108
第五章 震古铄今的成就	112
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114
一场尖锐的斗争	117
被“糖衣炮弹”打中的人	120
禁毒通令的发布	123
群众的初步发动	124
狠抓禁种，断绝毒源	127
反毒品走私的斗争	128
一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	131
第六章 空前的世界瘟疫	141
严重的人类公害	141
“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	143
各国对毒犯的严刑峻法	147
当今毒品活动的特点	149
第七章 又有妖风毒雾来	160
一条不同寻常的边界	161

猖獗的过境贩毒	163
不法分子的“富贵梦”	167
吸毒者的“以贩养吸”	171
贩毒活动的特点	174
缉毒前线的捷报	175
第八章 走进深渊的人	178
吸毒在蔓延	178
吸毒现象分析	179
吸毒者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187
吸毒原因种种	190
第九章 家庭的厄运	200
溺水者的困境	200
毒壑难填	202
殃及亲属	204
吸毒者的归宿：家破人亡	208
感情纽带的断裂	212
毒雾笼罩下的父母子女们	214
第十章 恶性“社会肿瘤”	220
淫乱·卖身·性病	220
偷盗·诈骗·抢劫	226
关系民族兴衰的大事	233
第十一章 吸毒与成瘾	237
毒品的种类与吸毒方式	237
毒品的“魔力”	239
吸毒与机体中毒	246
吸毒与艾滋病	249

“超级癌症”在借吸毒扩展	255
第十二章 综合治理，杜绝毒品危害	259
颁布禁令，加强立法	259
堵源截流，严惩毒犯	265
麻醉药品，从严管理	267
百计千方，治毒救人	270
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禁毒意识	281
建立健康社区，巩固禁毒成果	283
加强国际合作，共铲烟毒祸源	286
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289
后记	294

第一章

吸毒者众生相

朋友，你可曾知道，在中国部分地区的贩毒吸毒活动如今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日益蔓延，家破人亡的惨剧又在重现。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反毒战线上，我国的公安人员正在打着一场特殊的仗。

是言过其实吗？否。

请看下面这些并非危言耸听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在戒毒所内

一条清幽的小路，路两旁杂树丛生，枯藤结挂，到处是青青香草，艳艳野花。绿树掩映中，一所用高墙、铁门围起来的大院，仿佛已与世隔绝。这是某市公安、卫生部门设立的戒毒所。

一群强制戒毒者就生活在这所大院里。他们每人身披一件半新半旧的绿大衣，在阳光下或站、或坐、或蹲、或卧，面色青肿，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举动迟缓。其中有几个正

在犯瘾的人，蜷缩成一团，涕泪交流，簌簌发抖。一位女“瘾君子”，绾着袖子，卷起裤腿，双手在腿部作出注射的样子。瘦骨嶙峋的肢体，裸露出一条条顺静脉走向的疤痕线，因渴望得到毒品而冒着绿光，几近疯狂的双眼，凝重如雕塑的注射姿态……只要看一眼，便令人毛骨悚然。

“没有4号，做个样子，比划比划，心里也舒服些。这叫过干瘾”。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解释说，“她刚进来才七八天，还在犯瘾呢！”

有人送来几包香烟和一些糖果。十几位女吸毒者马上扑了过来，一抢而光，有的竟贪婪地慌忙从领口装入衬衣。她们无一例外，都吸香烟，全是4号海洛因成瘾者，而且是从吸带4号的香烟开始了吸毒生涯的。

几位即将出所的姑娘坐在一起，朗诵起一首诗：

“深深的一口
吸进了青春的毁灭
麻木的神经
在黑色的醉意中破裂
……
高墙内飘洒着沉沉的泪雨
游离着痛悔追失的病魂
烟中燃烧的
是屈辱而短暂的生命”

尤莉之死及温约翰的痛苦

在昆明市郊一个酒馆里，一群装扮入时的青年在尽情

痛饮。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见一个靓女突然倒向地面，大家相顾失色。慌乱中，有人泼凉水，有人掐“人中”，又喊又叫，当救护车鸣笛赶来时，一缕香魂早已飘然逝去。尤莉死了。消息在昆明市吸毒者中不胫而走。

尤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天生丽质，性格活泼，被视为某纺织厂的“厂花”。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西南大地，尤莉抛下铁饭碗，做起服装生意。后来，又与冯某结为伉俪，夫妻共同从事个体经营。冬去春来，几易寒暑，不几年，他们发展到拥有四个商店、月进万元的规模。1988年，尤莉偶然发现丈夫吸毒且有外遇，她想尽办法也未能使其回心转意。在极度痛苦中，受女友的引诱，也开始抽带海洛因的香烟，进而用烫吸和注射吸毒。1990年，被强制戒毒时，他们已挥霍掉38万元和三辆小轿车。而且夫妻俩双双两次戒毒，两次复吸。

吸毒者们都知道，海洛因与酒精合用就会立即毙命，因而，当公安干警在涉嫌吸毒的人面前放上一杯白酒时，“瘾君子”定会坦白交待，据说此法屡试不爽。对尤莉的死因，飞短流长，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戒毒不成功绝望自杀；有的则说因拖欠毒资而被毒贩所杀；……总之，尤莉是因吸毒而死的，有她四肢布满针眼的尸体为证。

死者死矣，生者虽生犹死。

“小王，尽快把药给我送来，我快吃光啦！”印尼归国侨商、昆明市南海酒家总经理温约翰十分焦灼地说。

“好的。总经理，我一定尽快送到。”助手小王放下电话便直奔火车站。

他本来应该坐飞机，却错误地乘了火车，而火车又晚点24小时。温约翰寝食不安，烦躁异常。小王在火车上则像热锅上的蚂蚁。

“该死的小王，非炒他鱿鱼不可！”眼看就要断顿了，温约翰抛下未及谈完的生意，利用关系买了马上就要起飞的一班机票，急急忙忙飞返昆明。

飞机在云端平稳飞行。“上帝啊！饶恕我吧，我就要完了……”温约翰闭上眼睛，一遍遍地祈祷，惊恐地等待着生命的了结。

毒魔折磨着他。他哈欠连天，涕泪横流，仿佛有千万只毒蚁啃啮着他的血肉和神经；他心如刀绞，头疼欲裂，撕扯着衬衣和领带，滚到舱板上，蜷缩成一团，震颤，呕吐，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几位旅客将他扶起。他挣扎着扑向舱门。

“别拉我，我要飘，我要飘啊……”温约翰凄厉的叫喊，震撼着机舱里每一个人的心。

飞机上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毫无效果。而温总经理也不可能从飞机上跳下去飘上一飘。当机场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将他送往医院时，为他取毒的小王还在北上的列车上忧心如焚，恨不能跳下火车一头撞死！

杜冷丁成瘾者的结局

她是一个杜冷丁成瘾者，虽然勉强还能直立行走，但身躯已佝偻得如同还未走出森林的猩猩。

在她不算太长的生活历程中，却有几页极不光彩的记录。她是50年代上海滩少女扒窃群中的“九支鼎”之一。偷

窃手段诡谲，而且屡教不改。她容貌秀丽，掌握英、俄两门外语，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被公安机关抓获后，送往大西北少年管教所。由于她认罪态度好，表示了改恶从善的决心，释放后，就地安置，担任兰州市某小学外语教师。“文革”后期，又因其它原因被误判五年徒刑，服刑10个月被释放。不久，丈夫患癌症去世。

在狱中，她听人说注射杜冷丁能从烦恼中得到解脱。出狱后，她尝试了几次，很快成瘾。杜冷丁属鸦片制剂，是高效麻醉药物，国家严格管制，牌价仅两三毛钱，但黑市价格不下10元。为了筹款买药，她抛弃工作，开办皮包公司，进行诈骗活动。

她因所用的注射器具未经消毒，以致注射部位感染化脓，全身皮肤溃烂。为了止痛，她更加大量地用药。到1990年初，大腿溃烂露骨，腹部也脓血模糊，全身已很难找到能够进针的部位。国家试图挽救她，把她送进医院，但住院经年，耗金数千，出院后仍恶习不改。

“想起她当时的样子，现在还想作呕，简直都脱了人形。人不人，鬼不鬼，像个幽灵到处游荡。好久不见她了，是死是活都难说。”派出所的所长和民警一提到她，都连连摇头。

是谁坑害了他？

王某在旧社会种植少量罂粟，割下鸦片膏后，除自己吸食外，还赚点儿口粮。他连生四子皆痴呆聋傻，唯长子生活尚能自理，婚后，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王玉，被人爱

称为“朶先生”。

80年代，王某在毒贩的诱惑下，重操旧业。是时，王玉已出落得一表人才，精明能干。随爷爷来到60里外的莲花山密林中，偷偷地种起昔日的“禄粮”。于是，边种边割边吸，爷孙俩品尝着新烟膏的香味，喜不自胜。后来，王玉娶妻生女，可烟瘾越吸越大，身体也每况愈下。

80年代末，王家已恍如隔世。自1986年爷爷死后，便家道中落。王玉终日吞云吐雾，不思农活，动辄打骂妻女，妻子无奈，愤而离去。他吸完妻子付给3岁女儿的300元抚养费后，将女儿送与他人。接着，他又把王家祖辈留下的房屋，全部拆完吸光，连自己暂时栖身的两间破房的大梁，也早已预支卖出，有用的家什物品包括锅碗瓢盆已荡然无存，仅余一只破碗和一口由三块石头支着的破锅。光溜溜、灰扑扑的土炕上，被褥全无。甚至连大门口的地皮也以90元卖与邻居，王玉只好将院墙挖一豁口以便进出。院内蒿草足有一人多高，一片死寂凄凉的景象。王玉形同鬼魅，为吸上一口烟四出游荡。

爷爷在莲花山给孙子种下的“苗”，如今结出了“果”。究竟是爱他，还是害他？王某在九泉难以瞑目了！

目前，遭受烟毒祸害的又岂止王某一家！

“鬼寨”

滇南瑞丽县，山青水碧，鸟语花香，树木葱茏。可是，大自然的秀美，遮不住烟毒肆虐的凄惨。

瑞丽有个被称为“鬼寨”的景颇族村落，距中缅边境近

在咫尺。两国边民通婚互市，鸡犬之声相闻，关系密切，缅甸民有时竟把罂粟种到了中国一侧。罂粟花开的季节，在竹楼上放眼望去，远处是一片艳若云霞的无垠花海。但是，任何人只要向边境线的这个中国村寨看上一眼，都会被一种贫穷萧条、人鬼不分的景象所震撼。

这恐怕是中国最贫困破败的村寨了。30来户人家，零零落落地散居在一条溪流的两旁，住的大多是竹篱笆窝棚，仅有的几座竹楼也歪歪斜斜，破旧不堪。原来政府拨专款修建的瓦木楼，陆续被拆掉换成竹楼，竹楼再换成窝棚。当人们走进紧傍小溪的一间窝棚时，映入眼帘的一切，顿时会使你目瞪口呆。窝棚为三角形，里面不足五六平方米，只能遮天盖日，无法挡风蔽雨，地上凌乱地铺着一层干草。没有家什，没有衣服被褥，没有锅碗瓢勺，也看不到一粒粮食。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条带着几个补丁的肥大短裤，四肢如石竹般干瘦，肋骨根根清晰可见。他蹲在窝棚中，手里兀自握着一杆尺把长的烟枪，旁边是他的一对儿女，十多岁了，仍然一丝不挂。此情此景，就连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也不过如此，虽然那些棕肤色的土著人比这里的烟民何止强健十倍！

整个寨子一片死寂，看不见孩子的追逐嬉闹，听不见大人的欢声笑语，就连蛰伏在地上的几条狗，也打着长长的哈欠，懒洋洋地不抬一下眼皮，好像也正在犯烟瘾。寨子里的青壮年男子，大多是海洛因、鸦片混合成瘾者，个个状若瘟鸡，整日昏昏然、飘飘然，精神极端萎靡，既舞不动长刀，也扛不起锄头犁耙。毒品，成了他们像阳光和水一样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得到它就如同升入“天堂”，断了顿就好似下了“地狱”。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寨子里的妇女，大多能

克勤克俭，吃苦耐劳，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仍起早贪黑，披星戴月，除忙碌于田间灶头外，还要背上竹篓，到境外为男人们购求毒品，甚至不惜把她们祖传的陪嫁首饰和家里略微有用的东西，都统统拿到境外换取毒品，供丈夫享用。这是多么可悲又可恨的“贤德之举”啊！

寨子里的生产，自然无法提起，因为主要劳动力只是部分妇女和孩子。全寨子几乎没人识几个字，甚至连会计也是文盲，人们简直不能想象他是怎样胜任此职的！年初，村委会要进行换届选举，原来的党员村长，终日沉溺于吸毒，已被乡党委开除党籍，不可能连任。在村里的其它男人中，也找不出合适的候选对象。最后选举的结果，使乡领导瞠目结舌，因为新选出的村长，竟然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

这个边疆村寨之所以被称为“鬼寨”，是因为它在中国是罕见的烟毒“重灾村”。

在世界上，吸毒者占总人口的1%就算流行规模。

瑞丽县的吸毒者占总人口的3.41%。仅1989年1月至10月，吸毒致死者即达42人，其中30岁以下的青少年有30人。

“恶魔”的奴隶

贩毒活动是罪恶之源。一些吸毒者，为了支付越来越大的吸毒费用，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充当大毒贩的走卒和推销员，即所谓“以贩养吸”，从而使毒品瘟疫在少数地区迅猛蔓延。请看下列事实：

西南某市流行4号海洛因，这是纯度最高的一种毒品。在某些偏僻的街道和胡同，你只须伸出4个手指头一摆，